

天恩師德

感應篇(二)

◎ 李清勳點傳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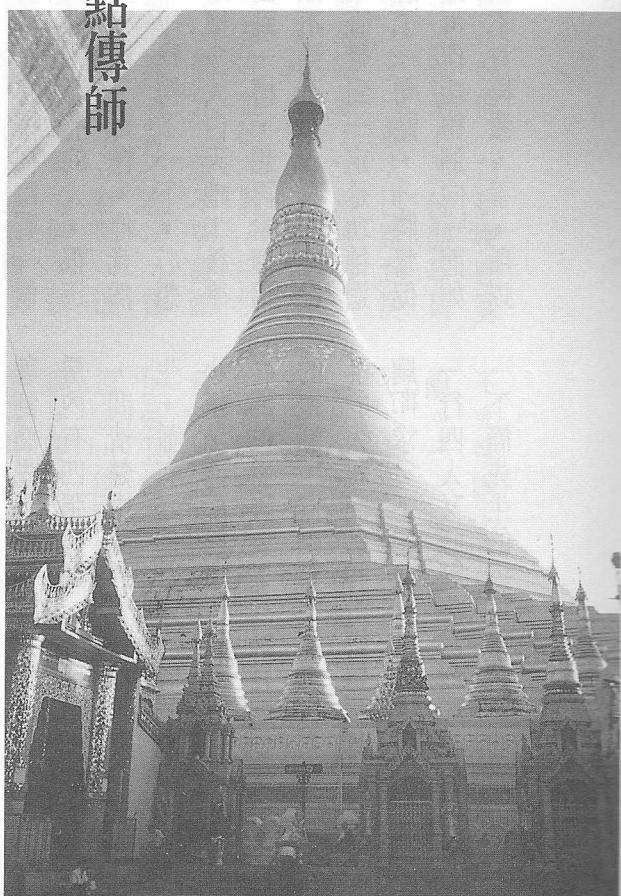
後學「領命」以來，已陸續發生幾件與靈界眾生溝通顯化之事，謹利用清明節三天連假，將它們文字化以分享諸君、藉以印證大道之殊勝與天命之可畏。盼能激發諸君對大道的信心，進而能真修實煉、效命道場。

八十四年十月某日，公司總務蔡兄轉來乙通求救的電話，原來是以前的老同事簡姊，因家中連續發生諸多不幸的事

，已瀕臨崩潰邊緣，因他倆較有話談，所以簡姊希望蔡兄能幫她想想辦法。其一是簡姊的父親在中秋夜開車載一友人往宜蘭火車站，在平交道被火車撞到，友人當場死亡，而簡先生已成植物人，目前在羅東博愛醫院。電話中簡姊哭述著事情的經過，並懇切要求後學能鼎力相助，因為蔡兄告訴她，後學有「超能力」，沒有什麼

解決不了的事，所以她才大膽的請求救援。後學告訴她，後學只事一個凡夫俗子，並沒有超能力。不過曾聽過也瞭解，車禍昏迷的人，如果能儘快功德迴向，只要功德夠了，當事人就會清醒過來。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電話的那端簡姊急切的問道，在她心中似乎燃起了一線希望。「我們的方法是渡眾迴向。」「什麼是渡眾？」「簡單的說，就是帶人來中堂求道。」「那



要帶多少人？」「愈多愈好，最少也得三十位，如果當事人因此能開口說話那就好辦了。」

(十月十六日) 晚上辦道。

簡姊帶了親友八人來求道，過程尚稱順利，求道儀式完成後，後學特別作了功德迴向，請老師慈悲將這八人的渡眾功德迴向給簡爸爸的冤親債主，希望他能早日康復。後學會督促簡姊儘速再渡人迴向。辦完道已近十點，余姊特別煮了大鍋麵，請大夥喝個熱湯才走，只見簡姊的先生一臉的不肖，連筷子都懶得拿，後學心知不妙，這下子不好辦了，簡姊的渡眾將受到阻礙。果然事後後學再三電話催促，她卻避不接聽。透過當天一起來求道的黃姊探詢，才知道簡姊的先生是基督徒，又是某研究所畢業的高材生，現在某專校教書，

對於「三寶」不能苟同，更不相信「功德迴向」、還斥為無稽之談。也罷，後學已盡力了，他們不願意配合，後學也沒辦法了。

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，約兩週後的某日上午八時，後學要到後門拿報紙；後學家是一幢四層透天屋，樓下租給人，請老師慈悲將這八人的渡眾家開家俱行，所以從後院又造了一支樓梯直通三樓住家，中堂在四樓。後學站在三樓樓梯口時，發現二樓樓梯口有一個穿牛仔衣褲和背心的人，很迅速的衝到一樓，奇怪，他竟然沒有頭。後學楞了一下，心想怎麼會這樣？大白天吶！後學也跟著衝到一樓，想再看個清楚，他卻不見了。心裏有點發毛，後學直覺到一定是功德迴向時多說了一句話，「將督促

冤親債主特別來現身要功德。後學當下力求鎮定，並出聲音說道：「這位好兄弟，如果你是簡先生的冤親債主，請您耐心的再等候一小段時日，後學會儘快到羅東醫院探望簡爸爸，並當面給您一個交待。」十二月十七日後學帶著三位乾道辦事員：林文清、陳啓明、李仍旭，四人開車到羅東博愛醫院，先去探望莊兄的父親，他也因車禍受傷住院。接著到簡先生的病房探望，只見房內有四張病床、一床是空的，問清楚中間那一床就是簡先生，並有一個廿四小時的看護小姐，而簡姊家人皆不在場。向那位看護要了簡姊宜蘭娘家的電話，立刻打電話去，接電話的人說簡姊和她媽媽到某寺廟叩求，下午才會回來。我們一行四人又回到病房內，探詢一下簡先生的近況，那位看護

說，她來了三個月，一點好轉都沒有，「你們一定都沒見過植物人吧，就是這樣一動也不動的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」她一面說一面用手在簡先生臉上、手臂上拍打，而他卻連眼睛都沒眨一下。

後學請問她最近有沒有比較奇怪或靈異的現象出現，她都說沒有，因為空間太小了，後學請她退出來，好讓後學能進到床前和他說話，一屋子的病患家屬都站了起來，將目光投向後學，並拉長耳朵，想聽聽後學跟植物人說些什麼？

「簡先生您好，後學是誰您應該知道吧，您要後學來，後學也來了，到底要多少功德迴向給您才夠？請您開口說個清楚。」話都還沒說完，只見他從床上垂直彈跳起來，身體離床面約一尺，上下不停的彈跳著，而且臉紅脖子粗，嘴裏

格格作響，好像一口痰哽在喉嚨而說不出話來。三位辦事員都向後退，另一些人已跑到房門口回頭來探望，大夥被這一幕嚇到了，後學卻非常鎮定。

伸出右手按在他的左肩，把他壓下去：「簡先生請不要激動，今天你的家人都不在場，後學也不方便處理，這樣吧，改天當您太太或小孩在場時，請您再開口告訴他們或是看護小姐，要渡多少人迴向給您才夠，而後學能給你的也都作了，他們不渡人來求道，我也不能將功德迴向給您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請您分辨清楚。」話講完了，簡先生又平靜的躺在牀上，正如當初一樣。後學帶著三位略受驚嚇的辦事員離開病房，後面響起諸多的揣測聲浪：

「他是誰？怎麼會叫植物人！」「他們是不是慈X人啊？」

不太像她！慈X人沒有這種能耐。」

上班時後學將這一幕告訴

黃姊，請她跟簡姊連絡，更希望簡姊一家人都去問那位在場的看護和左右臨床的家屬，更希望她們能趕快去渡眾迴向。但是又何奈！這一幕她們都知道了，卻認為是邪魔外道的技倆，更不願再接近中堂。後學也只有徒呼奈何。不久，傳來簡先生往生的消息，簡太太也出了意外傷了腿而不良於行。

也罷，雖然功虧一簣，而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放下了，感謝天恩師德。

